

人一 有车就自卑



刘齐杂文自选集

刘
齐
著

金城出版社
JIN CHENG PUBLISHING HOUSE

人一有车就自卑

刘齐杂文自选集

刘齐／著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一有车就自卑：刘齐杂文自选集 / 刘齐著. —北京：金城出版社，2014.7

ISBN 978-7-5155-0991-4

I. ①人… II. ①刘… III. ①杂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06171号

人一有车就自卑

作 者 刘 齐
主 编 朱铁志
出 版 人 王吉胜
责任编辑 柯 湘
文字编辑 彭洪清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12
字 数 200千字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0991-4
定 价 49.00 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利泽东二路3号

邮政编码 100102

发 行 部 (010)84254364

编 辑 部 (010)64215770

总 编 室 (010)642285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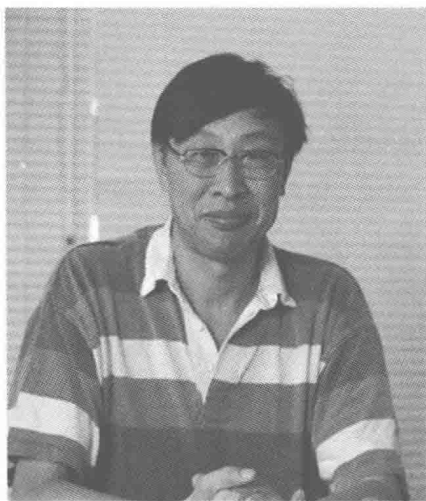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64970501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刘齐，1951年12月生于辽宁沈阳。知青，工人，编辑，作家，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刘齐幽默散文丛书（三卷）》（《给洋妞算命》《小葱大酱》《球迷日记》）《刘齐作品集（八卷）》（《赤裸相见》《回国须知》《一人两世界》《愚蠢指数》《吊诡的飞盘》《幻乡魔迹》《足球与漫画》《远在天边》）等。

刘齐

写在前面的话

朱铁志

选编一套全面反映当代中国杂文创作概貌的大型丛书，是我一段时间以来的愿望。

现代意义的杂文创作，肇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鲁迅先生为代表。新中国成立后，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分水岭，经历了前后两个三十年的不同阶段。从建国初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三十年，由于“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的影响，杂文创作就整体而言比较萧条，只有前后三个阶段短暂的“繁荣”期，出现了《“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长短录》等代表性作品，就时间而言，累计不超过两年。

杂文真正的繁荣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1976年打倒“四人帮”为标志，伴随着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新时期文学开启了狂飙突进的新时代。在文学大军浩荡前行的队伍里，杂文与小说、诗歌一道，成为引领思想解放的光荣一翼。它以睿智的眼光、坚韧的意志、不屈的姿态，傲然挺立在新时期乍暖还寒的土地上。仿佛报晓的雄鸡，又像滚动的

春雷，将蛰伏的生灵唤醒，把冰冻的土地融化。于是，无数思索的目光透过“花边文学”窥见时代风云变幻，无数焦渴的灵魂在震撼中开始寻找失落的尊严。由鲁迅先生开启的“社会批评”、“文明批评”的杂文传统，在这一刻焕发出特殊的力量，启发群伦，激励民众，推动社会变革。如果说新时期以思想解放为发端，那么完全可以说，新时期文学的苏醒、奋起、繁荣，既有以“天安门诗抄”为代表的诗歌的功绩，有以《伤痕》、《班主任》为代表的“伤痕文学”的贡献，同时也有以《鬣狗的风格》、《江东子弟今犹在》、《东方红这首歌》、《切不可巴望“好皇帝”》、《华表的沧桑》、《语录考》、《万岁考》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杂文的贡献。思想解放运动作为新时期的发动机，是杂文复兴最重要的思想基础和推动力量；新时期杂文的繁荣是思想解放运动的必然结果和逻辑延伸。作为时代精神的特殊反映，新时期杂文以最敏感的神经感应世事变迁，以最锋利的武器对腐朽势力发起有效进攻。时代进步有它的助力，社会发展有它的功绩。作为思想解放的先驱、历史进步的先声，新时期杂

文以其宏大的创作群体、优异的创作实绩、广泛的社会影响，彪炳文学史，笑对时代潮，成为杂文家足堪自豪的美好记忆。这当中，有以严秀、秦牧、何满子、章明、林放、牧惠、邵燕祥、王春瑜等为代表的前辈作家，有以陈四益、陈泽群、符号、李下、鄢烈山、王乾荣、李乔、甲乙等为代表的中年作家，有以张心阳、陆春祥、潘多拉、杨学武、杨庆春、刘洪波等为代表的青年作家。1989年《人民日报》“风华杯”杂文征文标志着新时期杂文创作的顶峰，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思想深度、艺术魅力和社会影响力，是新时期杂文创作的标志性事件。

集中反映新时期杂文创作成就的文集数量庞大，规模不等，目前被普遍关注的主要有七种，一是曾彦修（严秀）、秦牧、陶白主编的《中国新文艺大系·杂文集（1976—1982）》，1987年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二是严秀、牧惠主编的《中国当代杂文选粹》，四辑共40本，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三是张华、蓝翎、姚春树、牧惠、朱铁志主编的《中国杂文大观》，1989年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四是刘成信主编的《中国当代杂文八大家》，1997年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五是朱大路主编的《杂文300篇》和《世纪末杂文200篇》，分别于2000年和2001年由文汇出版社出版；六是刘成信主编的《中国杂文》（百部），2013年起由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版；七是朱铁志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杂文卷（1976—2000）》，2009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在协助牧惠先生主编《中国杂文大观》第四卷过程中，我比较系统地阅读了新时期以来的杂文作品，搜集了大量杂文集和其他杂文资料。2006年，承蒙王蒙、王元化二位先生的邀请，由王充闾先生和我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杂文卷（1976—2000）》（王充闾先生后因健康原因退出），再次比较系统地阅读了新时期的杂文作品。两次经历使我突出感到，新时期杂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环境最为宽松、创作最为活跃、成果最为丰厚的时期。两个大型选本虽然以时间为序，各自选编了五六十万字的杂文佳作，但限于篇幅，远不能全面反映这一时期杂文创作的全貌，迫切需要在适当时候以杂文家为线索，选编一套全景式展现新时期杂文创作整体水平的大型丛书。

《中国当代杂文精品大系（1949—2013）》就是这个设想的产物。我们拟在原来工作的基础上，选编一个更加全面、更加权威、更加开放、更大规模的选本。该丛书以时间为经，以代表性作者为纬，每人精选一本本人迄今为止全部创作的代表性作品，突出思想性、文学性、史料性，力争为后人留下一份基本能够反映当代杂文创作水平、可资信赖和检索的翔实资料。选本的时间跨度为1949年至2013年，但其重点如前所述，毫无疑问是新时期以来的杂文创作。选本不存门户之见，不论名气大小，不搞亲疏远近，不做成封闭体系，力争客观、公允、理性、包容。入选数量将从创作实际出发随时增减。近年来，随着时间的流逝，何满子、冯

英子、黄秋耘、老烈、牧惠、谢云、舒展、蓝翎、李汝伦、陈泽群、王大海等杂文宿将先后离我们而去；严秀、方成、章明、刘征、虞丹、周修睦、邵燕祥、黄一龙等前辈已逾耄耋之年；而依然活跃在创作一线的王春瑜、陈四益、李下、鄢烈山、王乾荣、李乔、阮直等，也已跨越退休年龄；即便是安立志、杨学武、张心阳、陆春祥等中坚力量，也过了知天命之年；年轻如刘洪波、徐迅雷、杨庆春、潘多拉诸位，其实也已年逾“不惑”。由此看来，杂文实实在在面临一个“传”与“承”的问题。“传”，是把前辈优秀的作品整理出来，传之后世；“承”，是通过我们的选编出版，让后人特别是今天的年轻人知道中国还有杂文这样一种古已有之并由鲁迅先生完善的独特文体，还有一群为之殚精竭力、焚膏继晷的辛勤作者，还有生生不息、佳作迭出的杂文作品。杂文之火不灭，乃是思想解放的灯塔不灭，“社会批评”、“文明批评”的优良传统不灭，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不灭。从这个意义上讲，选编这套丛书无论怎样繁难艰苦，都是值得的。

感谢金城出版社以足够的远见卓识和人文关怀接受并全力支持本丛书出版。说老实话，在这个把“物”与“利”作为万物尺度的世界上，并不是随便哪个出版家都有这样的眼光，都愿意为此承担可能的风险。不过我相信，本书即便不能成为出版商所期盼的“畅销书”，也完全有可能成为具有一定价值的“长销书”；本书的编者和出版者很快都会退出历

史舞台，但这套丛书一定会留在时间深处，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离不开实实在在的“小事”。毋宁说，“大发展大繁荣”恰恰有赖于“小作为”，选编这套丛书，庶几近之。

感谢所有入选本丛书的杂文作者，没有他们多年来的辛勤耕耘，中国的文化园地无疑会缺少一种冷静、理性的声音。他们是“雅典的牛虻”，是“中国的良心”，是值得关注和记住的一群。

2014年惊蛰于北京沙滩

见血（代序）

刘 齐

1975年在沈阳工厂报考工农兵学员，费了很大劲，即将成功，忽然就不行了，家庭不行。我很受刺激，咬唇，发愤。司马迁说：“仲尼厄而作春秋。”我是厄而写杂文。别说我少年狂妄，自比圣人，当时风气粗鄙，管孔子都不叫圣人，叫孔老二。

为何写杂文？那时认为，杂文是天下第一妙文。中国那么多名家，毛泽东单挑出鲁迅一人，让大家崇拜，鲁迅就是写杂文的。我找了两张账簿硬皮儿，夹住一沓白纸，钉牢，开始奋斗。

鲁迅经典：杂文是匕首和投枪。我理解，不能挠痒痒，得见血。让人民见血不中，说轻了是误伤，说重了是刽子手。得让敌人见血。这个不难，中国缺粮缺电，就是不缺敌人，国际的另说，单是自家的，从大内奸到小流氓，就层出不穷，如雨后的蘑菇。蘑菇不妥，如狗尿苔。

可是，用杂文收拾小流氓，规格太高，况且，主席也没这个教

导。擒贼先擒王，那就擒，主席觉得最危险的大人物。这样的大人物很多，主席隔三差五就揪出一个。我于青春年少的奋斗期，曾在练习簿上多次攻击过他们。

我很用功，天天写，写不出硬写，硬写也愿意，仿佛做俯卧撑，多做一下是一下。方法，跟流行的路子相仿：先研究宣传口径，揣摩上意，然后，选一个小典故，挂一个大道理，以点带面，以一斑窥全豹，说开去，及其他。时不时地，点缀几个鲁迅爱用的字眼儿，比如：“罢”、“大抵”、“很有些”，等等，左勾勾，右抹抹，就以为是杂文了。写作时，恍恍惚惚的，总有一种东西罩着自己，亮，神圣，雄浑壮阔，不用人类和革命这种大词汇，很难加以描述。此外，还有些具体的企图，比如出名，比如让人佩服，藏着，不说出来。

经过无数次历练，终于有一天，《辽宁文艺》——现在叫《鸭绿江》月刊，采用了我的一篇杂文。生平头一回上文学杂志，高兴啊，

恨不得全省人手一册，一二三，统统翻到我那页，喝彩。有人给班上来电话，甚至希望，那是一位女性，用美丽的细嗓子说：是刘齐同志吗？有时间我们交流一下。

这种心情没持续多久，局势骤变，世界轰隆一声，颠了个个儿。我惊愕，兴奋，跟着人们一起欢呼。电话铃响，又每每不安，怕有庄严声音发问：我们都拥护邓小平，你居然，如此混蛋！

说我混蛋，是有证据的，白纸黑字，捂不住。我那篇公开发表的杂文，叫《论风源》，矛头所指，恰是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文中除了上纲上线，横斩竖劈，还引了宋玉《风赋》里的一句：“风生于地，起于青苹之末”，看上去比较有学问，其实是从报上抄的。老实说，直到今天，我也不明白什么叫“青苹”。

懊悔之后，仍想做上进青年，便重操匕首投枪，顺着报刊的指引，刺向另一拨敌人，与老敌人相反的新敌人。这样砍砍杀杀，又过了一段时光，渐渐开始厌倦，反感自己，也反感我那种路子的所谓杂文，一遇到就烦。批判对象见血没见血，无从知晓，我自己倒是见了血，一摊一摊，在胸间，在储存疼痛与羞愧的地方。

2006年5月6日

一

麻烦

写在前面的话 / 朱铁志

见血（代序） / 刘齐

一 麻烦

目
录

只染一个红指甲·····	001
世界杯是红楼梦·····	004
一年签一次婚约·····	007
押着小兔崽子上法院·····	014
愚蠢指数·····	018
中国人怎样骂男人·····	022
菩萨蛮·····	029
老天爷派来检查团·····	033
老天爷又派来检查团·····	036
树根是什么? ·····	043
我是大师·····	046
白马非马·····	055
神州处处有明星·····	057
平安夜难题·····	060
无数小老头醉醺醺地飞·····	063
何时割韭菜·····	066
猜新闻·····	069